

## 青春的记忆

洪珏慧

曾经，有一段美丽的记忆，一直深深地藏在我的生命长河里。那一年，我17岁。

1991年的夏天，我刚刚从奉港中学高中毕业。高考落榜，我没有勇气去高复班，毕业后就参加了奉化市就业管理处开办的营业员培训班。培训的最后一个月，每个学生都要去实习。我家住在城里厢，就选择离家较近的向民商店实习当营业员，向民商店位于奉化城里厢县前街最热闹的地段。

那些日子，每一天清早，我从位于城隍庙后公房的老木屋出发，沿着西锦溪上的青石板路走向西街岭墩的过街楼。那时的小溪水流畅，阿姨阿婆们蹲在小溪边浣洗着衣物，一边聊着家常。小孩子胖胖的小手，捞着水里漂浮的杂物，玩闹嬉戏。

过街楼是奉化仅存的晚清过街楼建筑，共有两层，飞檐翘角，屹立百年。走过过街楼，眼前人声喧嚷。这就是县前街，奉化自唐朝开元二十六年设县以来，县治一直设在城里厢。此街因位于县衙前而得名。街不宽，窄窄的路面，地上的卵石每天都有无数的人踩踏。我上班时，正值早市。路边的店铺开张，店铺前还有各式各样的地摊，两排铺开，占据着道路，吆喝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果蔬诱人的色泽，糕点的香味，活蹦乱跳的海鲜，招揽着上街买菜的人们。



## 流光踮脚跳起舞

陈佩洁

父亲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出了我的初中毕业证书，还有当年的一些毕业照，然后父亲特感慨地来了句，女儿，你初中毕业到现在刚好十年。

十年，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学生蜕变成一个职场新人，又从一个职场新人渐渐熬到了大家口中所谓的剩女的年纪。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曾无数次憧憬自己长大后的模样，会进入怎样的大学，会遇见怎样的人，会拥有怎样的工作，但每次的幻想都以倍感遥不可及匆匆结束。但当今天的我回头看十年前那个懵懂的女生时，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中考前大家临阵磨枪的焦急样，记得同班男生翻墙出去买零食的得意样，记得和同桌背着老师在课堂上窃窃私语的顽皮样，甚至连校门口各路小贩做生意的吆喝声我都清楚地记得。

我们总说时间太快，因为每一秒都是失去，我们总说时间太慢，因为每一次都是经历。跟随着时间，我们离开了童年，脱离了幼稚，挥别了校园，跟青春说了再见……在不断的消逝中，我们收获了满满的回忆跟经历。幸福或痛苦，每种感受都丰盈了我们的内心。

时间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仿佛一群踮着脚尖起舞的精灵，带我们领略不同的视角，分享不同的

向民商店位于县前街东段，面积较大，里面副食烟酒品种丰富。亮闪闪的玻璃柜台，商品放得整整齐齐。23年前，奉化还没有超市，在当时的城里厢，向民商店是比较大的一家食品店。

青春年少的我，跟着店里的五位阿姨，细心地学习各种营业员必备的知识技能。在学校里内向羞涩的我，面对着每天几十上百的顾客，渐渐地学会了主动招呼客人，细心揣摩客人购物的心理，试着推销商品，人也变得开朗。

商店里的五位阿姨都是我的长辈，对我很亲切很照顾。她们教我如何用提子从酒桶里打酒，如何包扎酒瓶，怎么称饼干，饼干要一整排轻轻用夹子夹起才不会碎裂。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我在店里买到了一只又大又好吃的奶油蛋糕，柜台组长阿姨给我打了折。因为年轻，有一次粗心的我没分清上游牌香烟的品种，把价格贵的一条，错当成便宜的那种卖给了顾客。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可是阿姨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我下次小心些，不要再弄错了。

三个月后，我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离开向民商店时，周阿姨笑眯眯地教导我，“将来人生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荆棘和坎坷，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你要学会自强自立。”这句话，让我受用至今。只是这五位阿姨，后来我再也没见过。

今年3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我再一次回到老街，想再看看这个曾经熟悉，如今却又有陌生感的地方。老街大致没什么变化，依然还是窄窄的街巷，两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屋。

我没有忘记向民商店。只是走到原本商店所在的位置，却已是屋在人非。同一个位置上现在是一家五金商店。淡淡的惆怅，在我的心湖中升起，散漫在烟雨笼罩的县前街上。

有些时光，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曾经的一段青春的记忆，散落在这条人来人往的老街上，想要再去重拾，却早已是时过境迁。

姿态。你瞧，它高高跃起的一瞬，不正是在庆祝我们的喜悦跟成功吗；它低头旋转的舞步，带我们走出生活中困扰我们的一个个低谷；它一路向前的昂首身姿，不正是我们脚踏实地努力上进的最好写照嘛。

流光舞过一摞摞的课本，一份份的试卷，领我们从小学进入初中，再到高中，最后大学毕业。流光轻轻踏上台阶，领我们从当初小小的世界，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大社会。流光也轻轻拂过父母的双鬓，那些华发原是因我而生。

在随流光起舞的路上，我碰见了你，也偶遇了他。我们相伴一路，分享喜悦、激动、悲伤、痛苦。之后的路，也许我们将继续携手同行，也许终将各自独立前进。不去深究你是否会记得，因为我终将感谢流光里的一切，相逢亦或走失。

父母垂垂老去，让我们害怕时间太快，我们拼命发芽，你们却白了头发；生活历经千辛，让我们恐慌时间太慢，质疑生活的不公，迷失于不安的现状。其实，不必害怕，也不必惶恐，让心情随着流光踮脚起舞吧，你现在失去的，时光总会补偿你，你曾经拥有的，时间也终将会带走。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只是当下。

总第 5684 期 本版摄影 仇赤斌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 那年夏天

沉羽

N年前，我曾经在一家小杂志社中谋生，是一家只有六七个人的小单位。父亲来电话，语重心长：“工作认真仔细，搞好同事关系，也许不一定在那里长干，但既然现在在做着，就要努力把它的干好！”我在电话那头“嗯嗯”地应承，心想：“其实您不说，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杂志社里，平时就是校对文章，定期去印刷厂，也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包杂志，拿去邮局发出。有一年的夏天，领导引来一笔投资，打算增加版面，扩大发行量，得免费投放一批杂志到城际大巴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忙完了白天的活以外，还须将成捆的杂志运到汽车站，将它们一本本用绳子绑缚到大巴车的车椅背上。杂志是16开套色铜版纸印刷，有一定厚度，比较沉，搬运起来还是颇费劲的。宁波的城际大巴很多，往往我们放完全部定量的杂志后已是月上中天。一行五六人从夜晚异常空旷寂静的车站出来，都觉肚子饿了，于是去附近找家大排档吃夜宵，而且还有言在先：AA制！

始终记得，那些夜晚静谧而美好，抬头不是星光灿烂，便是月明如水。我们坐在街边大排档的折叠桌子旁，开始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年轻人在一起总是热闹的，欢语不断。店老板得知我们在杂志社工作，觉得这拨孩子干的是正宗“文化事业”，言辞间便添了几分敬意。我们点了鱼香肉丝、麻辣豆腐、三鲜汤、三丝小炒等家常菜，然后男生要了扎啤，女生要了可乐，都是冰镇的，咕咚咕咚喝下，一天里集聚体内的暑热便慢慢散去，退却。

随着夜色加深，话题已不知不觉有了转换，变得更加深入生活，更加触及内心的忧伤。有人说起了带有隐秘情怀的经历，说曾经爱过一个女孩，但那女孩和他分手了，却没告诉他原因，可他心里明白，是因为他至今还无能力给那女孩任何看得见的保障，如车子、房子。也有人说起了自己憧憬的生活，一个不需要十分漂亮，但很有爱的妻子，一个不需要十分高档，但充满温馨的家。还有人说到家中父母，说自己有时候特别想回家，朝朝暮暮陪在父母身边。可一转念，既然好不容易到了城市，就该好好努力，以便尽早把老人从农村接出来。还有的说自己不甘心就这样漂浮在社会底层，没着没落，仿佛被悬空了一般……橘色的灯雾下，有人眼圈红了，有人沉默了，还有人对着杯子里琥珀色的啤酒痴痴发呆，暗暗喟叹。似乎每一个人的心头都蒙上了一缕愁绪，为眼前的卑微和困窘，为遥不可及的成功及不可捉摸的未来惆怅。但这种叫人酸楚的惆怅对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也就是头顶暂时飘过的一片小小阴霾。大家很快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起来。前路茫茫，但我心明亮！

那个夏天过去后不久，有三个人要跳槽，包括我。大家说好了分开前再聚餐一次，可后来，因种种原因，那顿饭没吃成。就这样，本来曾围坐一席，同欢笑、共慰藉的好同事、好伙伴彼此离散，海角天涯。

多年以后，一样的静谧夏夜，一样的暑热空气，当我走过街道边的一家大排档时，那些往事历历浮现。在不甚清晰的橘色灯雾下，似乎又闪现了当年那几张热诚而生动的年轻脸庞。不知道他们现在可都还好，可都各遂其愿？还是依然在人生途中跋涉向前，不屈不挠……



永均益吞世界

## 益往直前

56

阿布气得嘴唇直哆嗦，开始上纲上线：“我给你们中央电视台作了这么多贡献，你不用我，不让我当总经理，也不让我儿子进记者站。”

他反复地说再次与我们合作是一个失误，说中央电视台欺骗了他，甚至开始翻旧账说：“那年大爆炸，你们要做连线，你们找遍了人家都不愿意来，因为那时候在马路上走都很危险，你找到我，我二话没说，我来了。又有一次，你们又要工作，外面也在爆炸，我又二话没说地来了。一共三次，你没有哪次付了钱。”

我听了这话，火冒三丈，一拍桌子：“我差你多少钱，我自己掏钱，补上！”

他看我态度不好，更加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尽量温和地对他说：“阿布，你冷静下，咱们还是不是朋友？”

他也稍微平静了一些，说：“我不是针对你，朋友

归朋友，工作是工作。”

我无奈地说：“但是你把工作上的事和我搅在一起，怎么能分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那我们以后还做不做朋友？”

他还是在赌气：“从明天开始我不来了，但你走的时候我还是来送你，你依然是我的朋友，还是要请你把我最好的问候带给你的家人。”

接下来几天正好有一些关键的事需要他做，他这样撂挑子，我觉得有点要挟的意思，气也跟着上来了，很恼火地说：“阿布，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在侮辱我。其实这是咱们俩之间的事，我的领队没有和你谈过价钱，你这样实在有点无理取闹，这么点事何以至此！”

我们站在阳台上说了两个多小时，说得口干舌燥，但怎么说也说不通。他儿子在一旁晃来晃去，不敢做声。最后，我们始终没有理清那1000美元和400美元的事儿，他就愤怒地拂袖而去了。

阿布一走，我立刻去问潘林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潘林华坦承道，确实有这事。那天早上7点要出门，头天晚上快11点了，那两个什叶派的司机打电话来说不去了，怕危险。但是采访已经联系好了，她只能请求他们前去，于是他们就趁机敲竹杠，多要了一笔钱。潘林

华还提醒我说：“后来你说给阿布付钱时，我也想到了，还问你需不需要多给他一些，你当时说400也行，后面可以再算。”

问清楚后，我给阿布打电话解释了一下，告诉他这事不是针对他，600美元一定给他补上。阿布的情绪还是不稳，连说：“不用啦，不用！”我劝他冷静一下，不要因为这个毁了我们俩的关系。阿布好像没有和我聊下去的兴趣，我也只能作罢。

现在想来，就事论事，阿布一向看不起什叶派的人，认为他们是社会渣滓，而他又一直认为，他是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大功臣，无意中，他发现自己被混同于他所不屑的什叶派司机，甚至待遇上还不如他们，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一种羞辱，这应该是他最大的心结。

可惜，当时我也很生气，无论如何想不通阿布为何为了600美元胡搅蛮缠。从1998年到2003年，再到2013年，我们5进5出伊拉克，我让阿布帮我们工作，都是按伊拉克黑市最高价给他付酬，并不曾亏待过他，他也从来不曾推辞和争辩。我认为他是我在伊拉克最铁的哥们，我们的关系经过了十几年磨砺和沉淀，居然因为几百美元毁了。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